

歷代白話文選

廣文書局最新出版

| | |
|--------|----|
| 初等白話文法 | 一册 |
| 初等白話文範 | 三册 |
| 初等白話尺牘 | 二册 |
| 做白話文秘訣 | 一册 |
| 初等作文新範 | 四册 |
| 女子作文新範 | 三册 |
| 高等作文新範 | 三册 |
| 初等新尺牘 | 二册 |
| 新式對照言文 | 四册 |
| 國語新句 | 一册 |
| 新文精華 | 四册 |
| 新文庫 | 廿册 |

中華民國十一年六月再版

詳歷代白話文範(全)二巨冊

每冊定價洋一元四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編輯者 吳縣江蔭香

校訂者 吳江陸翔

印刷者 上海廣文書局

總發行所 上海廣文書局

分發行所 上海世界書局

●支店、北京、廣東、漢口

●總店、寶山路、四馬路、懷遠里

●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●

評歷代白話文範 卷三

斬蔡陽

周倉跟著關公，往汝南進發。行了數日，遙見一座山城。公問土人：「此何處也？」土人曰：「此名古城。數月前，有一將軍姓張，名飛，引數十騎到此，將縣官逐去，占住古城，招軍買馬，積草屯糧，今聚有三五千人馬，四遠無人敢敵。」關公喜曰：「吾弟自徐州失散，一向不知下落，誰想却在此！」乃令孫乾先入城通報，教來迎接二嫂。

却說張飛在礮磘山中，住了月餘，因出外探聽玄德消息，偶過古城，入縣借糧。縣官不肯，飛怒，因就逐去縣官，奪了縣印，占住城池，權且安身。當日孫乾領關公命入城見飛，施禮畢，具言玄德離了袁紹處，投汝南去了，今雲長直從許都送二位夫人至此，請將軍出迎。張飛聽罷，更不回言，隨卽披挂持丈八矛上馬，引一千餘人，逕出城門。孫乾驚訝，又不敢問，只得隨出城來。關公望見張飛到來，喜不自勝，付刀與周

倉接了，拍馬來迎。只見張飛圓睜環眼，倒豎虎鬚，吼聲如雷，揮矛望關公便搠。關公大驚，連忙閃過，便叫賢弟何故如此，豈忘了桃園結義耶？飛喝曰：『你既無義，有何面目來與我相見！』關公曰：『我如何無義？』飛曰：『你背了兄長，降了曹操，封侯賜爵，今又來賺我，我今與你併個死活！』關公曰：『你原來不知，我也難說，現放著二位嫂嫂在此，賢弟請自問。』二夫人聽得，揭簾呼曰：『三叔何故如此？』飛曰：『嫂嫂住著，且看了我殺了負義的人，然後請嫂嫂入城。』甘夫人曰：『二叔因不知你等下落，故暫時棲身曹氏。今知你哥哥在汝南，特不避險阻，送我們到此，三叔休錯見了。』糜夫人曰：『二叔向在許都，原出於無奈。』飛曰：『嫂嫂休要被他瞞過，忠臣寧死而不辱，大丈夫豈有事二主之理？』關公曰：『賢弟休屈了我。』孫乾曰：『雲長特來尋將軍。』飛喝曰：『如何你也胡說，他那裏有好心，必是來捉我。』關公曰：『我若捉你，須帶軍馬來。』飛把手指曰：『兀的不是軍馬來也。』關公回顧，果見塵埃起處，一彪人馬來到，風吹旗號，正是曹軍。張飛大怒曰：『今還敢支吾麼？』

「挺丈八蛇矛便搠將來，關公急止之曰：『賢弟且住，你看我斬此來將，以表我真心。』」飛曰：「你果有真心，我這裏三通鼓罷，便要你斬來將。」關公應諾，須臾曹軍至，爲首一將，乃是蔡陽，提刀縱馬大喝曰：「你殺吾外甥秦琪，却原來逃在此。吾奉丞相命特來拿你。」關公便不打話，舉刀便砍。張飛親自擂鼓，只見一通鼓未盡，關公刀起處，蔡陽頭已落地。衆軍士俱走。關公活捉執認旗的小卒過來，問取來由。小卒告說：「蔡陽聞將軍殺了他外甥，十分忿怒，要來河北與將軍交戰，丞相不肯，因差他往汝南攻劉辟，不想在這裏遇著將軍。」關公聞言，教去張飛前告說其事。飛將關公在許都時事細問，小卒從頭至尾說了一遍，飛方纔信。

正說間，忽城中軍士來報，城南門外有數十騎來的甚緊，不知是甚人？張飛心中疑慮，便轉出南門看時，果見十數騎，輕弓短箭而來，見了張飛，滾鞍下馬，視之乃糜竺、糜芳也。飛亦下馬相見，竺曰：「自徐州失散，我兄弟二人逃難回鄉，使人遠近打聽，知雲長降了曹操，主公在於河北，又聞簡雍亦投河北去了。只不知將軍在此，昨

於路上遇見一夥客人說：『有一姓張的將軍，如此模樣，今據古城。』我兄弟度量，必是將軍，故來尋訪，幸得相見。飛曰：『雲長兄與孫乾送二嫂方到，已知哥哥下落。』二糜大喜，同來見關公，并參見二夫人。飛遂迎請二嫂入城，至衙中坐定。二夫人訴說關公歷過之事，張飛方纔大哭，參拜雲長。

這段寫弟兄等散而復聚，夾入斬蔡陽事，不但關公借此表明心跡，而且從曹軍口中引起汝南劉辟都是文字翻筭法。

長坂坡

却說趙雲自四更時分，與曹軍廝殺，往來衝突，殺至天明，尋不見玄德，又失了玄德老小。雲自思曰：『主人將甘麋二夫人，與小主人阿斗託付在我身上，今日軍中失散，有何面目去見主人？不如去決一死戰，好歹要尋主母與小主人下落。』回顧左右，只有三四十騎相隨。雲拍馬在亂軍中覓尋二縣百姓，號哭之聲，震天動地。中箭著槍，拋男棄女而走者，不計其數。趙雲正走之間，見一人臥在草中，雲視之乃簡

雍也。雲急問曰：『曾見兩位主母否？』雍曰：『二主母棄了車仗，抱阿斗而走，我飛馬趕去，轉過山坡，被一將刺了一槍，跌下馬來，馬被奪了去，我爭鬪不得，故臥在此。』雲乃將從人所騎之馬，借一匹與簡雍騎坐；又著二卒扶護簡雍，先去報與主人。我上天入地，好歹尋主母與小主人來，如尋不見，死在沙場上也。說罷，拍馬望長坂坡而去。忽一大叫：『趙將軍那裏去？』雲勒馬問曰：『你是何人？』答曰：『我乃劉使君帳下護送車仗的軍士，被箭射倒在此。』趙雲便問二夫人消息，軍士曰：『恰纔見甘夫人，披頭跣足，相隨一夥百姓婦女，投南而走。』雲見說也不顧軍士，急縱馬望南趕去。只見一夥百姓，男女數百人，相攜而走。雲大叫曰：『內中有甘夫人否？』夫人在後面望見趙雲，放聲大哭。雲下馬插槍而泣曰：『使主母失散，雲之罪也。』糜夫人與小主人安在？』甘夫人曰：『我與糜夫人被逐，棄了車仗，雜於百姓內步行。又撞見一枝軍馬衝散，糜夫人與阿斗不知何往。我獨自逃生至此。正言間，百姓發喊，又衝出一枝軍來。趙雲拔槍上馬看時，面前馬上綁著一人，乃糜竺也。背後

一將手提大刀，引著千餘軍，乃曹仁部將淳於導，擎住龐竺，正要解去獻功。趙雲大喝一聲，挺槍縱馬，直取淳於導。導抵敵不住，被雲一槍刺落馬下，向前救了龐竺，奪得馬匹。雲請甘夫人上馬，殺開條血路，直至長坂坡。只見張飛橫矛立馬於橋上，大叫子龍，你如何反我哥哥？雲曰：『我尋不見主母與小主人，因此落後，何言反耶？』飛曰：『若非簡雍先來報信，我今見你怎肯干休也。』雲曰：『主公在何處？』飛曰：『只在前面不遠。』雲謂龐竺曰：『龐子仲保甘夫人先行。』待我仍往尋龐夫人與小主人去，言罷，引數騎再回舊路。

正走之間，見一將手提鐵槍，背著一口劍，引十數騎躍馬而來。趙雲便不打話，直取那將。交馬只一合，把那將一槍刺倒，從騎皆走。原來那將乃曹操隨身背劍之將，夏侯恩也。曹操有寶劍二口，一名倚天，一名青鈞，倚天劍自佩之，青鈞劍令夏侯恩佩之。那青鈞劍砍鐵如泥，鋒利無比。當時夏侯恩自恃勇力，背著曹操，只顧引人搶奪擄掠，不想撞著趙雲，被他一槍刺死。奪了那口劍，看靶上有金嵌青鈞二字，方知

是寶劍也。雲插劍提槍，復殺入重圍。回顧手下從騎，已沒一人，只剩得孤身。雲並無半點退心，只顧往來尋覓，但逢百姓，便問糜夫人消息。忽一人指曰：『夫人抱著孩兒，左腿上著了槍，行走不得，只在前面牆缺內坐地。』趙雲聽了，連忙追尋，只見一個人家，被火燒壞，土牆，糜夫人抱著阿斗，坐於牆下枯井之旁，啼哭。雲急下馬，伏地而拜。夫人曰：『妾得見將軍，阿斗有命矣。望將軍可憐他父親飄蕩半世，只有這點骨血，將軍可護持此子，教他得見父面，妾死無恨。』雲曰：『夫人受難，雲之罪也；不必多言。請夫人上馬。』雲自步行死戰，保夫人透出重圍。糜夫人曰：『不可。將軍豈可無馬？此子全賴將軍保護，妾已重傷，死不足惜。望將軍速抱此子前去，勿以妾爲累也。』雲曰：『喊聲將近，追兵已至，請夫人速速上馬。』糜夫人曰：『妾身委實難去，休得兩誤。』乃將阿斗遞與趙雲曰：『此子性命，全在將軍身上。』趙雲三回五次，請夫人上馬。夫人只不肯上馬，四邊喊聲又起。雲厲聲曰：『夫人不聽吾言，追軍若至，爲之奈何？』糜夫人乃棄阿斗於地，翻身投入枯井中而死。

趙雲見夫人已死，恐曹軍盜屍，便將土牆推倒，掩蓋枯井，掩訖，解開勒甲繩，放下掩心鏡，將阿斗抱護在懷，綽槍上馬，早有一將引一隊步軍至，乃曹洪部將晏明也，持三尖兩刃刀來戰。趙雲不三合，被趙雲一槍刺死，殺散衆軍，衝開一條路，正走間，前面又一枝軍馬攔路，當先一員大將，旗號分明，大書「河間張郃」。雲更不答話，挺槍便戰，約十餘合，雲不敢戀戰，奪路而走。背後張郃追來，雲加鞭而行，不想跼蹐一聲，連人和馬顛入土坑之內。張郃挺槍來刺，忽然一道紅光，從土坑中滾起，那匹馬平空一躍，跳出坑外。張郃見了，大驚而退。趙雲縱馬正走，背後忽有二將大叫：趙雲休走！前面又有二將，使兩般軍器，截住去路。後面趕的是馬延、張顓，前面阻的是焦觸、張南，都是袁紹手下降將。趙雲力戰四將，曹軍一齊擁至。雲乃拔青釭劍亂砍，手起處，衣甲透過，血如湧泉，殺退衆軍，將直透重圍，却說曹操在景山頂上，望見一將所到之處，威不可當，急問左右：「誰？」曹洪飛馬下山，大叫曰：「軍中戰將，可留姓名。」雲應聲曰：「吾乃常山趙子龍也。」曹洪回報曹操，操曰：「真虎將也，吾當生

致之』遂令飛馬傳報各處。如趙雲到，不許放冷箭，只要捉活的。因此趙雲得脫。此難，此亦阿斗之福所致也。這一場殺，趙雲懷抱後主，直透重圍，砍倒大旗兩面，奪擗三條，前後槍刺劍砍，殺死曹營名將五十餘員。

趙雲當下殺透重圍，已離大陣，血滿征袍。正行間，山坡下又撞出兩枝軍，乃夏侯惇部將鍾縉、鍾紳兄弟二人，一個使大斧，一個使畫戟，大喝：『趙雲快下馬受縛！』攔住趙雲廝殺。趙雲挺槍便刺，鍾縉當先揮大斧來迎，兩馬相交戰不三合，被雲一槍刺落馬下，奪路便走。背後鍾紳持戟趕來，馬尾相啞，那枝戟只在趙雲後心內弄影，雲急撥轉馬頭，恰好兩胸相拍。雲左手持槍隔過畫戟，右手拔出青釭寶劍砍去，帶盜連腦砍去一半，紳落馬而死，餘衆奔散。趙雲得脫，望長坂橋而走。

這段敍長坂坡戰事，兼寫亂軍叢中的慘狀，又是一格。趙雲獨能衝來殺去，先救甘夫人等出險，後尋糜夫人與小主人，又將小主人抱歸出生入死，忠勇絕倫。身落陷坑，卒邀天幸。連斬曹將五十餘員，都寫得錯落有致，起訖分明，首尾啞接，

一絲不亂，此等作法，方不愧敍事的大手筆。

草船借箭

周瑜聚衆將於帳下，教請孔明議事。孔明欣然而至，坐定。瑜問孔明曰：「卽日將與曹軍交戰，水路交兵，當以何兵器爲先？」孔明曰：「大江之上，以弓箭爲先。」瑜曰：「先生之言，甚合愚意；但今軍中正缺箭用，敢煩先生監造十萬枝箭，以爲應敵之具。此係公事，先生幸勿推却。」孔明曰：「都督見委，自當效勞，敢問十萬枝箭，何時要用？」瑜曰：「十日之內，可完辦否？」孔明曰：「操軍卽日將至，若候十日，必誤大事。」瑜曰：「先生料幾日可完辦？」孔明曰：「只消三日，便可拜納十萬枝箭。」瑜曰：「軍中無戲言。」孔明曰：「怎敢戲都督，願納軍令狀，三日不辦，甘當重罰。」瑜大喜，喚軍政司當面取了文書，置酒相待。曰：「待軍事畢後，自有酬勞。」孔明曰：「今日已不及來日造起，至第三日可差五百小軍，到江邊搬箭。」飲了數杯辭去。魯肅曰：「此人莫非詐乎？」瑜曰：「他自送死，非我逼他。今明白對衆要了文書，他

便兩脇生翅也飛不去。我只分付軍匠人等，教他故意遲延，凡應用物件，都不與齊備。如此必然誤了日期。那時定罪，有何理說。公今可去探他虛實，却來回報。

肅領命來見孔明。孔明曰：『吾曾告子敬，休對公瑾說。他必要害我。我不想子敬不肯爲我隱諱。今日果然又弄出事來。三日內如何造得十萬箭？子敬只得救我。』肅曰：『公自取其禍，我如何救得你？』孔明曰：『望子敬借我二十隻船，每船要軍士三十人。船上皆用青布爲幔，各束草千餘個，分布兩邊。吾別有妙用。第三日包管有十萬枝箭，只不可又教公瑾得知。若彼知之，吾計敗矣。』肅應諾，却不解其意。回報周瑜，果然不提起借草船之事。只言孔明並不用箭竹翎毛膠漆等物，自有道理。瑜大疑曰：『且看他三日後如何回覆我。』

却說魯肅私自撥輕快船二十隻，各船三十餘人，并布幔束草等物，盡皆齊備。候孔明調用。第一日却未見孔明動靜。第二日亦只不動。至第三日四更時分，孔明密請魯肅到船中。肅問曰：『公召我何意？』孔明曰：『特請子敬同往取箭。』肅曰：『

何處去取？孔明曰：『子敬休問，前去便見。』遂命將二十隻船，用長索相連，徑望北岸進發。是夜大霧漫天，長江之中，霧氣更甚，對面不相見。孔明促舟前進，果然是好大霧。（賦略）當夜五更時候，船已近曹操水寨。孔明教把船隻頭西尾東一帶擺開，就船上擂鼓呐喊。魯肅驚曰：『倘曹兵齊出，如之奈何？』孔明笑曰：『吾料曹操於重霧中，必不敢出。吾等只顧酌酒取樂，待霧散便回。』

却說曹寨中聽得擂鼓呐喊，毛玠于禁二人，慌忙飛報曹操。操傳令曰：『重霧迷江，彼軍忽至，必有埋伏，切不可輕動。可撥水軍弓弩手亂箭射之。又差人往旱寨內，喚張遼、徐晃各帶弓弩軍三千，火速到江邊助射。』比及號令到來，毛玠于禁怕南軍搶入水寨，已差弓弩手在寨前放箭，少頃旱寨內弓弩手亦到，約一萬餘人，盡皆向江中放箭，箭如雨發。孔明教把船回頭東尾西，逼近水寨受箭。一面擂鼓呐喊，待至日高霧散，孔明令收船急回，二十隻船兩邊束草上排滿箭枝。孔明令各船上軍士齊聲叫曰：『謝丞相箭！』比及曹操寨內報知曹操時，這裏船輕水急，已放回二

十餘里追之不及。曹操懊悔不已。

這段造箭，比前斷糧一節，愈覺有趣。斷糧不過虛寫，造箭却是先虛後實。孔明知周瑜要害己，一時斷難造成，偏說三日可以拜納，不獨周瑜稱奇，卽看書的人，也不知孔明葫蘆裏賣的什麼藥？難道有甚法術不成？及至看了後半，並沒一些神怪；不過將他人的箭，當作自己造的，出人意外，可稱奇計。所以這篇文法，也覺得出奇了。

長江奪阿斗

孫權立於軒下，自思此機會一失，荊襄何日可得？正沉吟間，只見張昭入問曰：『主公有何憂疑？』孫權曰：『正思適間之事。』張昭曰：『此極易也。今差心腹將一人，只帶五百軍，潛入荊州，下一封密書與郡主，只說國太病危，欲見親女，取郡主，星夜回東吳。玄德平生只有一子，就教帶來。那時玄德定把荊州來換阿斗。如其不然，一任動兵，更有何碍？』權曰：『此計大妙。吾有一人，姓周，名善，最有膽量，自幼穿房

入戶，多隨吾兄，今可差他去。」昭曰：「切勿洩漏，只此便令起程。」於是密遣周善，將五百人，扮爲客商，分作五船，更詐修國書，以備盤結。船內暗藏兵器。周善領命，取荊州水路而來，船泊江邊。善自入荊州，令門吏報孫夫人。夫人命周善入，善呈上密書。夫人見說國太病危，洒淚動問。周善拜訴曰：「國太好生病重，旦夕只是思念夫人，倘去得遲，恐不能相見。就教夫人帶阿斗去見一面。」夫人曰：「皇叔引兵遠出，我今欲回，須使人知會軍師，才可以行。」周善曰：「若軍師回言道須報知皇叔，候了回命，方可下船，如之奈何？」夫人曰：「若不辭而去，恐有阻當。」周善曰：「大江之中，已準備下船隻。只今便請夫人上車出城。」孫夫人聽知母病危急，如何不慌？便將七歲孩子阿斗，載在車中，隨行帶三十餘人，各跨刀劍上馬，離荊州城，便來江邊上船。府中人欲報時，孫夫人已到沙頭鎮，下在船中了。

周善方欲開船，只聽得岸上有人大叫，且休開船，容與夫人餞行，視之乃趙雲也。原來趙雲巡哨方回，聽得這個消息，吃了一驚，只帶四五騎旋風船，沿江趕來。周善

手執長戈，大喝曰：『汝何人，敢當主母？』叱令軍士一齊開船，令將軍器出來，排列在船上。風順水急，船皆順流而去。趙雲沿江趕叫，任從夫人去，只有一句話拜稟。周善不睬，只催船速進。趙雲沿江趕到十餘里，忽見江灘斜纜一隻漁船，在那裏。趙雲棄馬執槍，跳上漁船，只兩人駕船前來，望着夫人所坐大船追趕。周善教軍士放箭。趙雲以槍撥之，箭皆紛紛落水。離大船懸隔丈餘，吳兵用槍亂刺。趙雲棄槍在小船上，掣所佩青銅劍在手，分開槍搠，望吳船湧身一跳，早登大船。吳兵盡皆驚倒。趙雲入艙中，見夫人抱阿斗於懷中，喝趙雲曰：『何故無禮！』雲插劍聲喏曰：『主母欲何往，何故不令軍師知會？』夫人曰：『我母親病在危篤，無暇報知。』雲曰：『主母探病，何故帶小主人去？』夫人曰：『阿斗是吾子，留在荊州，無人看觀。』雲曰：『主母差矣。主人一生，只有這點骨肉。小將在當陽長坂坡百萬軍中救出，今日夫人却欲抱將去，是何道理？』夫人怒曰：『量汝只是帳下一武夫，安敢管我家事！』雲曰：『夫人要去便去，只留下小主人。』夫人喝曰：『汝半路輒入船中，必有反意！』雲曰：『若